

## 后 记

经过了近似于苦痛的煎熬和未曾休止的书写,《了解北海》终于完成了她呱呱坠地的诞生。

总记着著名小说家赫尔曼的那个断语:“谁如果能写一本书却没有写,就好像失去一个孩子一样。”此言拉着我忆起了自己这一如诞下一个新生命一样的写作过程。

那是在距今十七年前的2006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北海史料在海外有典藏的消息,随后,又一连串巧合,让我在2007年3月、6月、2011年2月,三次万里奔赴英伦,亲手把寻觅到的北海史料寻到、并带回了家乡。随着整理这些由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馆史料馆、英国伦敦市档案馆等提供的大量北海珍贵文献资料(包括照片、图纸、模型图、书信、手稿,地图等)研究的不断深入,深化出北海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也曾有独领风骚,独当一面的灿烂辉煌——“古丝绸之路古港”、“对外交流的门户”、西洋文明与中华文明接触、碰撞,一个个北海充满浓郁人文气息的历史故事,携我进入那经历史沐浴过的新天,新地。



2012年2月3日,在中山大学彭建平教授(左二)陪同下,本书作者与北海市人民医院院史办韦应和(左一)等参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其前身为1866年创建的博济医学堂)医学博物馆,并收集北海史料  
(苏文富 摄)



2023年7月11日,本书作者在湖南长沙参观原湘雅医学院礼堂旧址 (黄珊瑚 摄)

自此后,受一股劲儿鼓舞我立下壮志:要努力把海外收集回来的北海史料整理出来并

弥散开去，补之前方志、史鉴留下的空白，保护好北海的城市印记。于是，“悬梁刺股”般的劳作开始了，我反复梳理归类史料、请亲朋好友同事翻译资料、考证史实、数据、从史料中层层剥离出精华，撰写介绍北海的专著，论文成了我生活的标配。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我写的书《寻根》、《拾遗》、《中国首家麻风医院》、《提灯女神的笑靥》等先后问世，终于松了口气——家乡历史闪光的篇章都有了传记。

时间来到2017年，我退休、离开了公众视线，离开了已服务30多年的岗位，虽又被市里其他机构聘请，但老熟人相见，说起最多的还是我在区内外各地发表的那些反映百年前北海得风气之先，在医疗、教育、工业、交通等方面追随世界潮流，成为前卫城市的文稿。这些披露北海鲜为人知历史的古今故事，被人津津乐道，曾亲眼见一读者喜爱和收藏刊有我文章报纸的情景。这激励我又沉到北海史料富矿里挖掘未知的北海故事。为此，我用脚步丈量北海老城、冒雨行走高德古镇、涠洲岛、顶赤日往返合浦廉州、乾江老街、烟楼村，用发现的目光凝视历史街区、村落、建筑，用镜头采拾历史的痕迹与残片，一种穿洞见天的感受，一种劳作的快乐伴我突破障碍，奋然前行，又写出了、又抢救出了一系列不为人所知也可称首次见诸报章的大量北海史稿和照片，也许我的这些圆融而不狭隘，通达而不封闭的新撰史稿及照片恰遇了守候多时的知音。



2023年8月17日，本书作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参观《永乐大典》版本展览（林萍 摄）

2022年新年的第一天，我收到上海图书馆章老师来信，她写道：“你的文章都收藏了。北海是开埠比上海还早，老建筑物及文化历史沉淀丰厚的地方，愿你继续扬帆远航。”她的砥砺，还有许多人的鼓励都总在我心中鸣想。

我心里清楚，历史是需要灌输和解读的，但惟有通过“传播这一典型的周而复始”方式才能将刻录的印痕长留在历史深处，而留在历史深处的作品其价值是不受年代限制的。

于是，我下决心写《了解北海》这本书，并开始了与读者就《了解北海》这一话题的畅想长谈。

刘喜松

2023年11月28日